

# 臺大與我

文·圖／盛竹如

我這一生中有兩次考試，是最重要、最不凡、與最得意的。一次是我剛服完兵役準備進入社會時，那時剛成立了兩年多的新興事業——臺灣電視公司招考一名電視記者，我在一千多人中，脫穎而出，幸運成為電視記者，這職業竟讓我在電視圈打滾工作了50多年，成為了最資深的電視人，這是我引以為傲、更引以為幸的！

另一次考試，便是在萬千學子中，以第一志願高分考上臺灣大學政治系。也許有人問我，為何不考新聞系？因為當年臺大還沒有新聞系，我考入了政治系，有多麼的幸運。有句諺語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」。我感覺，金榜題名時，

遠勝過洞房花燭夜。

60年來，我都有記日記的習慣，今天翻閱了當年考上臺大政治系當天的日記，我寫下「是我一生中最光輝最燦爛最興奮最成功最難忘的日子！」我記得，放榜那天，正好整夜狂風怒吼颱風剛過去，早上沒有送報紙，我忐忑難安，收聽廣播放榜名單，兩次報出我的名字，我終於如願考上了我的第一志願——臺大政治系。

當年由於家境並非寬裕，故我考取了留學考試，加上捨不得老母，因而放棄了出國留學而讀了臺大，也造就了我臺大畢業服完兵役便入電視工作。直到今天，仍會感嘆，時也，命也！

讀臺大期間，第一年是在羅斯福路校總區，第二年後便轉到徐州路臺大法學院了。當時，臺大政治系



最資深的全方位電視人，跨足運動、綜藝、新聞、戲劇和節目製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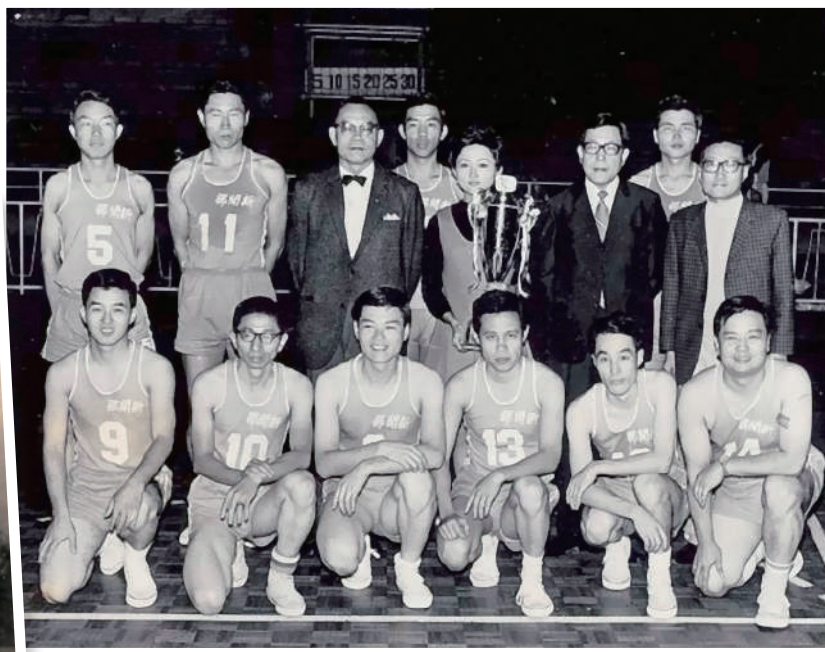
以第一志願考上臺大政治系。



在臺大讀書之餘最愛籃球運動。

都是名教授，我記得父親對我說過一句話：「我讀北大政治學教授是薩孟武。」而我讀臺大，當時的政治學教授也是薩孟武，他是我父子兩代的教授。

由於考取臺大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事，因而我都小心翼翼地努力進取，不敢有絲毫荒廢。很幸運的是，我進臺大後取得了清寒獎學金，不僅沒有學雜費的問題，而且還有少少的收入；另外，我也兼一份家教，賺取微薄收入，我教的兩名高中生，都順利考取了大學；比較重要的是，我晚間在軍中廣播電台兼差播音，這好處大了，領一份薪水，還有軍人的主食與副食費用，另外，我的證件可以坐車看電影全部半票。這讓我的大學生活過得極為無憂無慮了。政治系同班同學中，僑生不少，女生不多，所以我的僑生好友到今天為止還不少，而且常通音訊，我做電視記者時只要



臺大政治系籃球隊小有名氣。



進電視台工作也加入新聞部籃球隊。

出國採訪，就會在每一地與僑生老同學會面，那也是頗感快慰的，因為「他鄉遇故知」。


大學生活值得記憶的事情不少，我喜歡打籃球，那時只要有國際性的籃球比賽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必是去看上一場，我們政治系還算籃球風氣很盛，因而法學院的籃球場上，常見我們比賽及練球的身影。

讀臺大的代步工具，便是腳踏車，從高中到大學畢業，我共乘騎過3輛腳踏車，都是要常常打氣的，如今的自行車越來越高級，很讓我羨慕。



我是個電影迷，幾乎中外電影都不會錯過，加上我有軍中電台的證件，看電影買半票，因而電影也就看得更多，大學生活多看電影，對於增長見識也是有幫助的。

大學三年級的暑修，我們必須到臺中成功嶺預訓基地受3個月的軍事訓練，那也可抵消服兩年兵役的期限，只是這3個月，除了練身體以外，我感覺對我並沒有什麼幫助。

嘮嘮叨叨寫了這些，我這一生最重要的工作，便是一名電視人；而讓我的工作順利成長，靠的是我在臺大4年的學習與努力。有句話說：「人不可一日不讀書，否則面目可憎」。我的感覺是：人必須時時努力，存著向上的心，終必有為願成功之時！



千中選一，進入臺視公司，以播報棒球而家喻戶曉。



早年三級棒球出國比賽是全國大事，奪冠回國受到舉國如英雄般熱烈歡迎，圖為盛竹如主持少棒凱旋之夜場景，1979。



## 盛竹如小檔案

1940年出生於中國長沙，1960年臺大政治學系畢業。1964年考入臺視任記者（1962年臺視開台）。歷經記者、主播、綜藝節目主持人、製作人、體育部經理、節目部經理、行政部經理等職。2001年轉任民視，現為民視顧問。

盛竹如說話語調平和，字正腔圓，台風穩健，樹立新聞主播的典型。主持的節目如電影街、臺視新聞熱線追蹤、強棒出擊等，個個膾炙人口，屢創收視佳績，獲兩屆金鐘獎「新聞節目主持人」獎肯定。在走下新聞主播台後，為戲劇類節目旁白，更風靡一時，開場白「讓我們繼續看下去」就是經典台詞。他還是臺灣棒球主播第一人，家喻戶曉。從轉播少棒開始，到三級棒球最盛時期，幾乎無役不與。遇戰況緊急或挫敗時，一向平和沉穩的他也不免激動起來。他的轉播風格，成了老球迷的共同記憶。